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
第十卷 似是而非夫妻反目 掂斤播兩兄弟失和

話說沈聿人同著張慕橋來到湖上別墅。事有湊巧，遠遠望著一個和尚從別墅中出來。接著柳兒探出頭來，喚那和尚回身來，又說了一句話兒的光景，關上門進去了。和尚也便走了。聿人瞧這行徑，暗自點頭道：唔唔！如今眼見是不虛了。前兒很有些沸沸揚揚的說她愛了一個什麼廟裡的和尚，我卻將信將疑。雖是她不很靠得住，然而和尚有甚好處？光著頭，先是討厭。要想教張觀察不去見她吧，索性不同來倒也罷了。既已來了，忽然教他就這麼算了，不用進去哩，他一定要問我怎的緣故？其實說不出。因為他愛和尚了？不好算一個人，何犯著敬他呢？這種話我們衣冠中人，到底拿不出口。沒奈何，懶懶的走到門前，叩了兩下門，那張慕橋心裡也是詫異，這裡頭不是跑出一個和尚來的嗎？方才姊夫說是這位姊姊愛靜的，而且多病，所以帶著一婢在這裡靜養靜養。這裡只有一主一婢，和尚跑來做甚？正想時，柳兒開出門來一瞧，是主人，主意一亂，扭轉身朝裡就跑。聿人大動其疑，連喝：「站著，站著！」那裡喝得住，影子都不見了。聿人看著慕橋，勉強笑了一笑道：「小丫頭見了沒見過的客來了，直是慌了，跑了。一點規矩都沒有。都是主人慣壞了。」慕橋道：「委實奇怪。」聿人怔了怔，也沒言語。走上廳來，又見柳兒在屏後探了一探，聿人便道：「柳兒，你來！同你說。」柳兒就在屏間存了一聲：「老爺！」聿人道：「這位是張舅老爺，還不請安！」柳兒只得過來請了安。舅老爺看得清楚了，又暗暗點頭，嘴裡說著：「罷了，罷了。」聿人便引著慕橋進裡邊去，問柳兒道：「太太在上房？」柳兒道：「太太在園裡假山上，瞧那邊菩提庵裡的新聞。」聿人道：「哼！倒很會快樂！」柳兒道：「太太瞧了正動氣呢！老爺去瞧呢，去瞧呢！」聿人頓了一頓，道：「如此，你引舅老爺到方廳上坐，我去瞧來。」

柳兒一聽，心裡歡喜。想道：皇天菩薩有靈感的，這麼著七姨太太只怕活不成了，那末看他狂到那兒去哇！便引著舅老爺方廳上坐了。且說沈聿人，一腳奔到園中假山上，只見雷夫人在花牆洞裡張什麼。便走到雷夫人背後，道：「看什麼？」冷不防嚇了雷夫人一跳，回過頭來，一手掩著心道：「幾乎被你嚇死！」又道：「好好好好！你也來瞧瞧。」聿人便也伏著一個花牆洞上，一瞧，這一氣非同小可！原來菩提庵的後院緊接著沈家別墅的後圍牆，七姨太太如何得知？你道這妙師父是誰？原來也是上海的名妓，叫做朱凝香的。只為天生賤骨端的難醫，以嫁人為兒戲，嫁而復出，出而復嫁了五七遭。未後嫁了一個現任的知縣，她又使起老把戲來。倒底堂堂百里侯，權力非凡。凝香急便把頭髮剪去，做了尼姑。那知縣也就罷了。她早曉得安東的尼姑同妓女般的作用一樣，彈唱侑酒，送客留髡。到了安東，便改名妙玉。所以都叫她妙師父的。七姨太太同妙師父是手帕交。當初嫁了聿人，三不兩時到菩提庵來，姐妹談心。諸君要曉得這種人有甚別的談頭，無非是花花月月，齷齪齷齪的故事，並且不肯就在嘴兒說說就算了，還要實行哩！所以菩提庵又是沈府上七姨太太的方便的去處。妙師父卻坐地分贓，樂得通融。當日，七姨太太把雲老爺約到這兒來，在後院秘密禪房裡，一搭兒四個恰恰在胡帝胡天放浪形骸之際。萬不料，花牆洞裡有兩個人張得個不亦樂乎！且說聿人瞧著了這件風流故事，心上又忽然想起：沒頭髮的真真是我的前世冤家了。瞧瞧雷夫人愈覺生氣。原來聿人的耐性最好，面上放著一點兒沒事的樣子，笑了一笑，道：「由他們去吧！京裡舅老爺放了劍南道台了。他上任去，路過這裡，來探望探望我們。他一定要當你親姊姊一般似的，給你請安。再三的辭不了，所以陪來這兒，在方廳上，快去見了。」

雷夫人道：「喲！舅老爺升了官了。我同他沒有見過過，不敢當的，這個乏算了吧！」聿人笑道：「這個不作興道乏的。他又不是你的屬員，說合道乏來哩。」於是立逼著雷夫人同舅老爺見過禮，留了點心。舅老爺隨即告辭，登程自去不提。做書的卻很煞這個舅老爺，無端的要他跑來做甚？不知不覺，惹下一場大禍。幾乎斷送了兩條性命！他不過哄了一頓飯和一頓點心裝在肚裡了，就這麼去了，好在他到了劍南道的任上，做下一件混帳事來。做書的把這件事情編完了，狠狠的耍出他一場丑哩。且說雷夫人等到聿人送了舅老爺回來，便道：「如今是你親目睹的了，我一徑說這個狐狸精靠不住，你終不信。橫了良心，把正式夫妻情緣拋棄，送到我這兒來，你算不愛了，貶入冷宮了。」

（按，雷夫人原是屠夫的女兒，吐屬終究不雅，真真粗鄙的。做書的不得不刪幾個字。勉強可存者存之。庶幾不失其真。）聿人冷笑一聲，道：「『正式夫妻』這四個字再也休提！至於七姨兒原是當姨子的，做這醜事其實不希罕。可以容恕他，便容恕他；不可以容恕他，叫他滾蛋！大凡姬妾多的人家，那一家沒有這種事！倒是你說的正式夫妻，叫我怎地辦法呢？哼！哼！哼！這兒算冷宮？那裡說起是冷宮！給你說吧，其實熱得不得了！」雷夫人一迭連聲的：「嘖、嘖、嘖、嘖！你、你、你、你說什麼？正式夫妻怎樣了？錯了什麼禮數兒哩？你說！你說！你說得明白些。」聿人道：「你別一篷風亂到半天裡去，不過你的氣運濟，七姨兒的氣運不濟罷哩！然而你的氣運其實也是不濟。」雷夫人雙手一叉，道：「慢、慢……！你說的什麼？難道我也養著漢子嗎？」聿人冷笑道：「漢子養不養，我不知道。難為你養個佛子，好教你羞也不羞！」雷夫人道：「呵呀，呵呀！敢是說我偷和尚哩。真真那裡說起？」一頭撞到聿人懷裡，兩個撕打起來，扭作一團，滾作一堆。柳兒嚇黃了臉，勸又勸不住，拖又拖不開，兜肚皮的想：這話兒從何而起，委實沒有同和尚的勾當。忽然想起來了，便道：「老爺錯疑了太太了，敢是恰才老爺來時瞧著的嗎？」

聿人喘喘的道：「不是那個和尚，是誰？我親眼見的，還有什麼說哩！又不是人家來冤枉你們。」柳兒道：「呀、呀、呀！還且是你們哩，那麼著丫頭都搭了分子兒哩！」雷夫人笑著一鬆手，道：「原來這個和尚？那末笑煞人了！」柳兒拍手的笑道：「老爺年紀還不甚麼老，怎地眼倒花了？恰才清淨庵裡的三師太送八月十六蓮船會的帖兒來，老爺拿尼姑來當做和尚了。」聿人聽說，倒呆了。瞪著眼說不出話來。雷夫人說：「這是有憑有據的。」順手在鈔袋裡摸出一張黃紙來道：「這不是請蓮船會的帖兒哇！你瞧！你瞧！明明寫著清淨庵，若說這清淨庵是和尚的庵堂，再同我算賬吧！晦氣！倒扭得很費力的。」聿人看了會帖，陪笑道：「我的魯莽了。太太別生氣，我這裡作揖了。」雷夫人笑道：「這便是正式夫妻，沒奈何被你白鬧了一陣，只索罷休。但是那個狐狸精，你怎樣開發她呢？」

聿人沉吟道：「就此開發她，倒是雲家的兄弟份上過不去。何苦為了一個姨太太傷這情分。」雷夫人瞧著柳兒道：「你聽著嗎？世面上那有這等好人？真真稀奇！」聿人道：「不是呀。因為雲家的兄弟如今當了公議局的議員，權力同撫台差不多兒，想法子哄印歡喜，還怕他不高興。好意思同他拉下臉來嗎？這叫做打鴨驚鴛，投鼠忌器，稍微有點子識見的人斷斷不肯做。」雷夫人笑道：「你這樣說來光景，不要說小老婆情願讓給他，就是老……」聿人拍手道：「那末我的太太聰明哩！」雷夫人笑罵道：「不要臉的！你情願，我卻不情願哩！我輩金枝玉葉，爺娘傳下清清白白的身子，肯乾這沒臉的事嗎？你看錯人了。常言道：不文之士，自命不凡；不貞之婦，自詡節烈。」

雷夫人的秉性行為前書已交代明白，你看他嘴上說得這麼著的香甜，吾且攔過。如今又要說雲老爺在菩提庵如願以償，十分高興。同七姨太太又訂了後會的日期，歡歡喜喜，分路回來。趙雲忙回道：「洋人極克生來過兩次了，說有要緊的事情面談。隨便怎的夜深，須要請老爺過去一趟。」雲老爺道：「喲，喲！洋大人來找過兩次了？這麼著我立刻就去。」趙雲道：「那個合同底子，家人也找出來了。老爺可要帶去給洋人瞧了，應該增刪修改之處，叫他指出來磋商磋商。」雲老爺道：「你不該簡直的叫洋人、洋人，還要洋人極克生哩。雖是背後，不要緊。然而我老爺尚且不敢叫洋人、洋人，終是洋大人長，洋大人短。你還須也叫一聲洋大人，就算給我老爺的一點面子。」

趙雲暗暗好笑，只得說：「家人該死！家人該死！」雲老爺道：「那合同底子拿出來也好。」趙雲便拿出一大卷的字紙來，雲老爺看了一看，道：「只有這麼的多。」於是拿了合同底子，一徑來到極克生的住處，拉了手，便說上一大套失迎抱歉的話。極克生道：「我們所議的一節，如今作廢了。我們又要換一個問題商議商議罷。」雲老爺聽了，彷彿兜頭澆下一勺冷水，道：「撫台也很高興呢！怎說廢了！若是價錢嫌貴，不妨請老先生吩咐一句，兄弟竭力下來就是了。」極克生道：「咳！雲君還在夢裡哩，要曉

得這種事，須要萬分秘密，豈可以老老實實在外邊嚷著賣礦、賣礦！這是各國訂好條約的，我們卻還沒商量妥貼，已經嚷的各國知道了。等我們訂了合同，少不得各國都要看樣了。你我都不合算。並且你們貴國有多少礦產來應答大眾？一定弄得一塌糊塗。我是替你們打算，情願認吃虧些，姑且擱一擱起。等各國的注意息了，我們暗暗的再商量。雲君，不是兄弟抱怨你，委實的不會辦事的人。雲君，你可知道？被你這麼一嚷嚷的，我吃虧了幾十萬洋錢哩！假如碰倒了別個，雲君你站不住哩。問你要賠償我這筆賬呀。」

雲老爺一聽，急的汗珠比黃豆還大。咿咿啞啞的說不出話來。其實並沒有這種情形，只好哄哄雲議員罷哩。原來極克生只有三百萬洋錢資本，還是糾合來的。原想開礦所用，他細細的預算出來，依著圖樣上的界限，還不數十之六七，於是翻然變計，還是辦鐵路罷。恐怕雲老爺不許他變計，所以使這個金剛罩先罩住了，那末由得他舒舒服服的，要怎樣便怎樣了。做書的說：這極克生忒把穩了，不要說雲議員是個沒用的東西，而且也不曉得拿別人的錯頭，憑你揀便宜的路走就是了。就是大名鼎鼎的外交老手，也不肯拿理得罪人的。只消他經辦的有錢賺，不吃虧什麼都答應得來呢。閒言少敘。且說極克生急了，暗暗歡喜，便道：「雲君不慌，兄弟既是吃虧了，原是自己的運氣不濟，怎說得出怪別人呢。雲君若是心上對不住兄弟吃這麼的一票，橫豎請雲君隨便那兒份上照應著兄弟一下子，就借轉了呢。」

雲老爺連忙堆下笑來，同極克生拉手道：「可以，可以，兄弟權力所及，卻有一件好事情，但是吃百姓鬧翻了，一時做不來主，這便怎好？」極克生連忙接過來道：「雲君說的可是鐵路嗎？」雲老爺道：「可不是嗎！鐵路的總權不是兄弟一個兒拿著嗎？可惜大眾提倡拒款，豈非難了？不然，老先生很可以撈兩個呢！假如在去年呢，不要說借款，就是承辦若干路線，也做得到。老先生不見太陽人辦的那條鐵路，好不賺錢呢。」極克生乘機道：「雲老爺，若是真的照應兄弟一下呢，兄弟有三百萬洋錢借與貴公司，只消三釐半利息。倘使現在拒款風潮利害，面子上可以不說是外款，只算雲老爺自己的錢，墊在公司裡支用。你我私底下立一張憑據就是了。」

雲老爺聽說守消他私底下寫一張憑據，可以借出三百萬洋錢，又只要三釐半行息。這注錢拿來墊在公司裡用了，最少也可以開他六七釐的利錢。一個月我也好賺他五六千洋錢，何樂而不為呢！但不知他貪圖些甚嘛？這個我去管他做甚？須知世界上沒有這種便宜的事。何奈雲老爺只算計有利，不防有著害，這就是利令智昏。於是滿口應允。極克生也自歡喜。便道：「洋錢現存著。按我的交情，也用不著中間人。但請雲老爺寫幾個字兒便是了。但是這錢並不是兄弟的體己，也有朋友的在裡頭。兄弟也得交代朋友。橫豎雲老爺高興，請誰做個中間人，簽個字，就完了。兄弟決不挑剔，不過這是秘密的事體，須得雲老爺親信人，斷斷不可以請靠不住的人，將來瞞不過，被人知道了，雲老爺身上大不方便呢。這是兄弟代雲老爺的划策，在兄弟一方面，沒有關係的。何以呢？《萬國公法》上放債卻有放錯了的條款，大不了還了我，就此集事。」

雲老爺萬分感激，道：「兄弟自從今日起，才知道老先生是忠厚熱心人哩。『一隅三反』，貴國人較之敝國人，終覺有情有理，可親可近。大凡沒有親手辦過交涉的，終說年國人講情理，狡猾得很，不占些便宜不肯歇手。咳！這麼著不識好人，還要說長道短，真真天地也不容的了！」極克生一味謙虛，但說：「雲君謬贊了，敝國人到貴國來，原有客主之分，客人自該退讓主人呢。但是這中間人，雲君可曾想出誰來呢？」雲老爺道：「沈聿人合適嗎？」極克生道：「沈老爺果然合適很哩。不過，沈君這個人酒性不好，醉了都要亂說的。兄弟同他做朋友，日子多了，識得他的性質哩。」雲老爺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老先生到底精細。如此叫我的兄弟老二來，簽個字好嗎？」

極克生道：「令弟也在這裡？倒沒有會過。」雲老爺道：「舍弟現在家裡唸書，只消打個電報去，不過三天可到來哩。」極克生道：「最好。」便立了一張草議，互相允洽。雲老爺立馬跑到電報局裡，打電報叫兄弟雲老二星夜來刺原來雲老爺兄弟三人。老二最不中用，手裡又最拮据的，在家裡坐個館，教幾個學生，一年賺不到兩百塊錢。夫婦兩個又是抽上了鴉片煙。兄弟淘裡早已分家，各立門戶。他家本底是沒錢的，不過分到十來畝薄羽，老大、老三都靠著妻財發跡起來。老大場面雖闊，倒不及老三實惠，老三的性質比著老大又不同的。老大似乎開通得多。瞧著老二的過日子實在為難的當兒，一二十吊錢的數目，也不等老二開口，送到弟媳婦手裡去了。譬如，要問老三商量幾個錢，終要說得舌敝唇焦。那末應酬兩個，十塊錢以外的數目是不作興的。這時節，老大出門了。齊巧，天氣驟冷起來，算計同老三商量贖一套棉衣出來，已經說了兩天。老三道：「橫豎當在老大的當裡，我同你去同汪朝奉商量，暫時問他借來穿幾天，你看好嗎？」

老二道：「只怕沒有這個款兒白開口的呢。好兄弟，看爺娘面上，借了我這注當本，我趕緊籌還你就是了。」老三道：「不是我肯，我們嫡親兄弟，分什麼彼此？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盡拿來使就是了。但是你並不是不知我的苦處，這銀權又不是我拿的，我一點子主做不來，討了有錢的老婆，其實討氣。」哥倆個正在嘮嘮叨叨，沒個結煞。恰好送到一封電報來，料定是老大打來的，不知為著甚事？連忙一找本《官商快覽》，對準號碼，一個一個的翻出來，卻是：二弟鑒茲有絕好機會火速來省兄白老二看了，喜的手腳都亂動起來。老三也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老大叫你，一定是翻身日子到了。恭喜，恭喜！」老二道：「又是苦也！我身上一個錢沒有，怎好動身呢？好兄弟，沒奈何，這會子隨便怎樣，要拖什麼一把了的。盤纏之外，還得借一套體面些的衣服呢。」老三道：「這是義不容辭的。老大同你弄事情，難道我老三不圓全你嗎？你快去收拾收拾行李。我死活的同你奶奶跟前去幾個盤纏出來。」說罷，回到房裡，和奶奶說了緣由。

這位奶奶倒明白道理的，聽說大伯子替二伯子弄了好事情，馬上叫去。這是正經大事。就站起身來，拿鑰匙開洋箱，拿一封洋錢給二伯子做盤纏。吃著那老三雙手一按，道：「慢點看。這會子的錢倒爽快不得。陸陸續續、三塊兩塊，並算起來，只怕也吃他借去幾百塊洋錢哩。這時節不同他爭一爭，沒有還錢的日子了。」奶奶道：「哥兒倆個，這麼拮据播兩，不作興的。二伯子得意了，自然還你呀！就是不還，我們又不等著使。你和他爭去，顯見得情而不情，何苦來呢？」老三道：「你不要管賬，我自會說話。」說著跑到老二房裡。老二娘子直站起來，堆著笑叫「叔叔」。連忙拿墊子請上炕，倒茶、提煙袋，這是平日的老例。尊之不次如天神，卻也沒甚別故。不過老三手裡有兩個，自己手裡窮了些。做書的想來，只怕不但是雲家哥嫂如是，就是大概這處境況，未嘗不如是哇！這裡老三一屁股坐下，只是搖頭。老二夫妻兩個瞧這光景，不是好消息。急得臉都黃了，忙道：「奶奶答應嗎？」老三道：「刁難的很呢！刁難的很！……」說著，身上取出一本賬簿，翻開來，指著說道：「這裡哥嫂歷年撮借的賬。奶奶說：一齊算一算，共是多少？按月三分利。哥，利上加利，共該多少？本該呢？我也沒奈何，只好容著再說。如今哥馬上發財了，奶奶說有了指望了。只怕哥發了財，便是貴人。貴人多忘事。哥又老遠出門去了，一時招呼不到，請哥結算準了數目，與個帖兒，過天使小兒們拿了帖兒到省城去找哥取錢呢。」老二一聽，呆了臉，瞧著她的娘子，癢著嘴說不出話來。他娘子暗暗叫苦：財還沒發，討債的卻來了。真是又氣又好笑。滿心要發作他幾句，委實的不敢。只得忍著氣，仍舊放出笑容來。要知說合什麼話來，斷送了他自己的性命，且看下文，便知分曉。